

命运之迷

徐特立传

·
柯
蓝



命运之谜

——徐特立传

柯 蓝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- 著 者: 柯 蓝
- 责任编辑: 轩辕轲
- 封面设计: 包泽伟
- 版式设计: 黄 星
- 出 版: 教育科学出版社
(北京, 北太平庄, 北三环中路 46 号)
- 发 行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- 印 刷: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装

MINGYUN ZHI MI—XUTELI ZHUAN

命运之谜

——徐特立传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: 13 字数: 326,000

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3,500 册

ISBN 7-5041-0150-8/G · 127

定价: 4.40 元

卷头语

根据国际读者心理调查的信息：

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读者，开始厌倦作家们编选的拙劣的虚假的故事。他们要求看到更真实的人生，看到别人是怎样走上成功之路，是怎样经过奋斗和痛苦，走上自学成才之路的。我就是在这种信息的鼓舞下，写下了这本传记。我本着忠实的信念，凡是我能够找到的，我已经尽力搜集。如果要求在这本传记中，看到离奇的故事，那是会要失望的。但我相信这个人物奋斗的一生，他勤俭苦学成功的事迹，将给真正有追求的人以力量，将会找到人生特立之路。

至于你，我不认识的朋友，如果由于遭遇不幸，或是自己的过错，你正处在徘徊和无法自拔的悲痛的时候，而又无法找到知己倾诉，那么，就让这本小书在痛苦中陪伴你，永远陪伴你吧！它将在默默中给你自强自信自力的微笑。

——柯蓝

• • •

内容提要

人生中的遭遇命运，神秘莫测。许多人在命运面前，束手无策，听任命运的摆布和捉弄。命运之谜谁能解开？谁能接受命运的挑战，而又成为命运的征服者？著名教育家、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。他的一生是奇特的一生，动荡的一生，也是他和自己命运拼搏的一生，也是他向命运（个人的、国家的）挑战的一生。他以九十一岁的高龄，走完他的人生旅程。著名老作家柯蓝用散文诗般优美的文笔，满怀诗的激情，充满探索的哲理语言，描写了这位老教育家、革命家所经历的命运之谜。读者从中将会得到思考的启示和力量。此书作为传记文学它的写作技巧，作者也有不少创新，值得一读。另湖南电视台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徐特立》（上·四集）已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。

写在前面

人世间有多少人生道路？在亿万人中，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可是谁的人生道路，在人世上经历的时间最长久？谁的人生道路，在人世上又经历了最多的不同的动荡时期？又有谁的人生道路闪烁着永远不灭的火花？……

我现在要讲述的这个人。他在人世经历了最长的时间，他活到九十一岁。在他九十一年间的时间中，经历了中国清王朝的统治，经历了民国旧社会统治，经历了中国最残酷的十年内战，经历了震撼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徒步雪山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在中国近百年史中的一切内忧外患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灾难中，都有他的身影。还有谁能象他这样，全面地经历了这么多动荡的年代？又有谁能走过象他这样的复杂，而又漫长的动荡的人生道路呢？在中国，甚至在全世界，我敢说没有人超过他！即使有相近似的人，却都没有能够活到九十一岁。而即使有活到一百一十五岁，甚至更久的人，那都是一些生活在平静的环境中，又有谁象他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在战争中步行过二万五千里呢？没有，没有。绝对没

有。

而我要讲述的这个人，他在漫长复杂动荡的人生道路上，又闪烁着多少不灭的火花。他一生从事培育人的心灵的工作，至少在三、五代人的心灵中，播种了火花，留下难忘的记忆。在刻苦自学的人生道路上，他二十八岁时，放弃科举首榜录取的成绩，弃官求学。而又在四十三岁时，舍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职业，到法国去勤工求学，弄得他即使走在路上和在厕所里，还要学习法文字母。以四十三岁人的记忆，攻读外语。在五十岁时，中国共产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，特别在湖南地区，共产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，连无辜群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。在这斑斑血迹、刀光剑影的威慑下，许多人忙于逃命。他却挺身而出，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。这位五十岁才加入共产党的勇士，在他三十二岁时，为了挽救国家民族，反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专横，号召青年起来爱国，他曾经一边演说，一边用菜刀砍断了自己的手指，当场书写血书。……

这一切，不是他动荡生涯迸发出的火花吗？多奇特的生涯、多奇特的火花。

于是，我感觉到我现在要写的这个人，是耸立在我面前的一座高山。我从山脚望到高高的山峰，我怎么描写他的坚强、浑厚和高大呢？我感到茫然。同样，我又感到我要描写的这个人，似乎是我站在岸边，所看到的一片无边的大海。波涛时而汹涌，时而宁静，我又怎样描绘他广阔的胸怀，渊博的学识，以及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呢？我不能不冷静地想一想，我这个要写他的念头，是不是一时冲动，而又轻率？越想我越感到茫然，而且变得更加惶惑起来。于是，我在这山和海的面前，我几次都撤退了。从一九五九年算起，当革命老前辈熊瑾玎写出《革命老人徐特

立》一书的初稿时，我有幸在熊瑾玎老家中，目睹了这部稿子。当时熊瑾玎老热情而又谦逊地询问我的意见。由于熊老、徐老和我的父亲唐贻承，是几十年的世交，情谊极深。作为下一代的子侄辈，我毫无拘束，而又带几分放肆地说：“您写得太短太少了。您跟徐特立老深交几十年，又一同革命，您占有了有关徐老一生材料的仓库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如果我是您，我就要写几十万字、厚厚的一本。”熊瑾玎老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最后亲昵地说：“那你以后再写。你有责任嘛！”顿时，我感到熊老把他的心愿，就这么交付给我了。是我失言惹事了呢？还是熊老给我看稿子时，就有这意思呢？反正从这时起，我便有了写徐老传记的意图。随后我也收集了一些材料，熊老也对我讲了一些徐老的生平。可我写写又停了。到一九七三年，徐老家里的亲人，长时期在徐老身边工作的徐乾同志，她早知道我想写徐老的传记，便邀我到韶山招待所，向我介绍了徐老的材料，以后她还经常把有关的文字资料交给我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可这一次，我写了几万字，又放下了。什么原因，我说不清楚。就这样，几起几落，又一直拖到一九八〇年。这回，我提起笔写起来，还是断断续续。但我终于在去年写出了这个第三稿。我之所以能终于完成了这一宿愿，克服了长期在写作中的困惑，这里虽然有许多因素，但时刻鼓舞我的是徐老慈祥的笑容；是我还在孩提时，徐老抱我在他怀中的温暖；连同在我十六岁时，他向我们讲长征的故事——当时被敌人包围在雪山草地奋战的情景；随后他又介绍我去延安参加革命，为我安排了人生道路，以及后来在延安时期他对我教诲和期望。所有这些在我心中引起了长久不衰的激情。就凭借着这些激情，使我忘记了写作中的困难，

忘记了自己的生活、思想基础的薄弱。我请求宽恕。

于是，我徘徊在这座高山之下，我漫步在这片大海之滨。默默地留下了我无尽的心意。我庄重地写下四个字：“徐特立传”。

然而我就轻松了吗？不。

那么，让我驾一片浮云，站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。我仿佛看见连绵不断的群山耸立。我写的这个人物的人生特立之传，在这历史的群山之中，将永存下去。当未来的几代人，回顾这历史的群山，将一定会看到一个永恒的圆圈，一个闪光的圆圈，挂在历史的胸前。这，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。而这也将会使我更加坚信：凡是被写进历史的人，都是敢于接受命运挑战的勇士，击败任何险恶命运，创造了新的历史。他才会被后人怀念，追随。

第 一 章

(一)

一九〇五年，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深重的灾难中觉醒的前夜，也是徐特立一生中新的起点，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。

一九〇五年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、仁人志士，为了拯救灾难的祖国，为了反抗列强侵略，推翻清政府，奔走海内外。许多赴日、赴欧留学生纷纷组织革命团体，高举义旗，不惜以自己的鲜血、头颅，去换取祖国的民主自由。一批倒下去，一批又站起来。这不正象那暴风雨的前夕，乌云汹涌，在刺眼的闪光，轰隆的雷声中，几只雄健的展翅雄鹰，在空中翱翔、冲击吗？

一九〇五年，对年纪二十八岁的徐特立来说，却是一个要大写的年月。他从这一年起，决定抛弃经营了十多年的小家庭的温饱

生活，结束他当了十年农村私塾教员的生活，离开了他生活了二十八年的故乡——五美山农村，到湖南省会长沙县城，另谋出路去了。这是徐特立走出故土，冲向全国和世界的开始。是他在万里长征的人生道路上，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。（这也就是笔者写徐特立传，要从一九〇五年开始的原因。就连徐特立晚年在北京回忆时，也承认是一九〇五年，他才决心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。）

一九〇五年的春天。对徐特立来说，是一个充满幻想和魅力的春天。他兴冲冲地在满是泥泞的小路上走着。这时，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衫，背了一个小小包袱，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前走去。二十八岁的徐特立，身材矮小，精力充沛。特别是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显得格外精明能干。当他向前方凝视时，两眼还流露出一种十分自信的神情。这种自信，是一个经过刻苦自学，获得成功的人的自信，也是一个长期在农村从事教学的乡村私塾老师特有的自信。农村私塾老师在启蒙的小学生面前，在不识字的农民面前，长期逼迫他养成了这种极强的自信力，这种自信力就充满在他的眼神之中。

这是一条通往湖南省会长沙的古道，也是一条大道，从长沙县东乡五美山到长沙城，足足九十里路，要从早上走到傍晚，才可以赶到。现在是刚刚过了春节，泥路上还残留了一层不太厚的积雪。雪已经被过往行人踏得稀烂，泥浆很深，走在上面，走一步滑一步，十分吃力。遇上这种寒春时节，天色总是灰蒙蒙的阴暗，迎面吹来的北风，还冷得刺骨。不过走了几十里路，他背心上在微微冒汗，已经不晓得冷了。

“先生！进来喝碗热茶——！”

大路边伸出木架的屋檐，屋檐下站着一位三十来岁的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妇女，在朝他挥手，亲热地喊着。

徐特立朝茶铺的老板娘摇了摇手，又看了看茶铺门口歇脚的轿夫，从他们身边大步走过去了。

“这位先生，样子象个教书先生，却又不肯坐轿子。穿草鞋走

路进城，连茶铺也不坐，真少见！”

茶铺老板娘望着徐特立的背影，大声嚷着，她好象是故意要别人听见。

他没有回头，他现在恨不得一步赶到长沙县城。前天他得到办在长沙城里的“宁乡速成师范学校”的通知，说他已被录取进学了。昨天便和亲友告辞，把家务安顿好，打点行李，今早便出门了。他在自己的家乡五美山，教了十年蒙馆，完全靠自学，从来没有进过什么正规学校，受过什么专业训练。这次被录取到这种专门的师范学校，使他有机会到湖南最高学府云集的长沙去读书深造，这是震动乡里的大喜事。方圆四、五十里，能考进省城学校读书的人，他还是第一个。况且这是他早就计划要达到的目标，他感到兴奋，感到喜悦和一种重新获得的自信……

走吧，自信的脚步！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了。他知道这万里征途才正式从他脚下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开始了。

在徐特立过去二十八年的生涯中，他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？他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，他的记忆却一幕一幕回闪到过去……

一八九〇年的一天，在这条红色泥土的山路上，有一位十三岁的少年，在慢慢地行走着，他今天穿了一双新布鞋，身上的粗布衣袄，也是浆洗过的、显得格外挺直，满象是出门作客要去吃喜酒的样子。不过，从他的神情上看，一张还带着稚气的圆脸上，两道眉毛却紧锁着，他不时走几步又回头看看，似乎是不想离开一个叫荷叶垸的小村子。加上他的身材比较矮小、消瘦，行动又这么沉重、缓慢，马上又使人感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压在他的心头。

“走吧！快些走！——你伯婆（伯祖母）在等着啦！”

走在这小孩前面的一位老人，年纪约四、五十岁的样子，是孩子的父亲。他一个作田人的打扮，脚上一双草鞋，肩上挑了一担用桐油漆过显得发黑的竹笼，在前面的山路上回过头来喊着。

在这位老人的身边，还有一位十五、六岁的男孩，他是这个孩子的哥哥。也在喊：

“二弟——，快些走，快些走——！”

这个十三岁的小孩，为什么这样不快乐，不愿意往前走呢？他的父兄要把他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又是谁呢？

原来，这个小孩就是徐特立。他排行老二。现在是他的父亲徐树兆和他的大哥挑着他简单的衣物，送他到离荷叶堰八里路远的观音塘去，让他过继到他伯祖母家当孙子。

这事情是早就反复商量，也征得这孩子同意的。在那时，长沙还叫善化县，地方上有“过继”到别房去做儿子或孙子的风俗习惯。过继的原因，主要是别房的亲戚有财产，又没有子孙可以继承，怕断了香火，便把别房较穷困而又是多子的亲戚的男孩“过继”过来。尽管是本族亲戚，条件又好，只是从孩子的感情上说，一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生身父母和自己出生的家。

他看见父亲挑着他的衣物在前进，还喊他快些跟上来，他好象才清醒过来，加快步子跟了上去，他连忙把头低了下来，不让父亲和哥哥看见他的眼眶里涌出的泪水，三步两步赶到前面去了。

父亲轻轻叹了口气，尽管不说不问，他也不知道他这二儿子的心思。他斜过头去，很快打量了他一下，挑起竹笼加快脚步。他想今天上午把他送到就打来回，不在伯母家多停。按规矩会留吃中饭的，他也不想在那边吃了。这位憨厚老实的农民，一辈子不识字，也不爱多说一句话，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里，又有什么可以让人高兴的事，叫他说去呢？老伴在老二四岁的时候，丢下了他“过山”去了，同时也丢下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。活着的拿什么糊口呵，靠自己几亩薄田种不出谷子，还要在农闲时去赶脚，帮人烧石灰。可四个孩子都小，留在家里，放不下心。怎么办？大女儿有人看中了，就送给人家去做童养媳，也减少一个吃口。每天他去作田，带一个大儿子在身边学着做些杂活，只好把他和小妹妹，关在小小的阴

暗的茅屋里了。

茅屋里静极了，四周邻舍也没有什么人。自从妈妈去世，他和小妹妹就觉得这屋子里可怕极了。妈妈临死的晚上，那张惨白的脸，板紧着没有一丝笑容，映着那幌来幌去的灯光……这些景象，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，他和小妹妹又难过，又害怕。还有，现在一个大人也没有，那茅屋里角弯里会钻出什么东西来呢？睁大两只眼睛看，越看越有些红红绿绿的星星点点飞了出来。他为了保护妹妹，便拖出一条长凳，把它放在茅屋的正中，然后和妹妹面对面地象骑马一样的骑在长凳上。

“我看着你的背后，你看着我的背后，有什么坏东西出来咬人，我们就喊大人。”他对小妹妹说。

到中午，父亲和大哥哥从田里做活回来，打开门看见二侄子和妹妹还骑在长凳子上，不敢下来，便心疼地搂在怀里，问长问短。

“不行呵！”父亲想：“这两个孩子不能再留在屋里了。这么下去，会吓出病来的。”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天才麻麻亮，父亲和哥哥又要出去作田了。这时茅屋门口，放了两只箩筐，父亲抱起小妹妹放在一只箩筐里，又让老二跳进另一只箩筐里。父亲带着哥哥，挑起这一担箩筐，一家人便全部都到山坡田埂上去了。就这么一个老实巴脚的作田人，又要做爹，又要做娘，每天把这两个小孩子，挑进挑出。

现在，他看见搂在胸口的孩子长大了，却又要离开他到堂兄家去承继祖业。他的心里又舍得又舍不得，带着沙哑的声音，一字一句说：

“二侄子——，我供你读了三年书，再读，我供不起了。把你过继到伯姨家，那边比我这边好，还会再供你读书。茶饭也不用愁！”他象是安慰他的二侄子，又象是安慰他自己这颗对儿子充满怜爱的心，弄得他说到最后连声音小得都听不清了。

听了父亲的话，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这个出生他的

荷叶堰，他在这里度过了饱含辛酸的十三个年头的荷叶堰，永远也不可能从他的心上抹去，小河两边的山上，他天天背着柴筐，拿着柴耙，在松树下不停地耙些枯叶松针回家烧饭，在绿油油的两岸的草地上，他也用自己的小手割过青青的牛草，他常常骑在牛背上在小河里给牛洗澡，还在水深的地方摸鱼，自然也就学会了游水。反正就是在这又平凡又亲切的小村子里，他学会了劳动，懂得了做家务，凡是乡下十三岁孩子会做的一切，他也学会了。这十三年的生活教会了他上山砍柴，下河捉鱼，菜园里送粪浇菜，树林子里去捡菌子，用草绳替大人拖手推车，还有在夏天的夜晚，提着小灯笼去扎水田里的小鱼，或是去捉田鸡……此刻，他还记起了和他一起放牛的小伙伴，他们一块爬在小松树上歇凉，在一块用泥巴捏小人，小牛、小羊……这又多有趣啊！还有那个佃户的儿子陈学吉，年纪小，手没劲，砍柴时总是砍不动，他就帮他先砍好一大堆，帮他捆好，再砍自己的柴。只是以后自己离开了这荷叶堰，又有谁带他砍柴、捆柴呢？……

他十分惆怅地朝四周望了望，这四周的一草一木，使他感到格外亲切，令人依依不舍。

他没有回答他父亲的话，父亲越是用未来的生活优越，美好来安慰他，他内心越感到难过。难道他可以只顾自己生活得好，就把自己的父亲、哥哥丢下不管了吗？

一个幼小的心灵，处在重重的矛盾中，只能促使他过早的成熟。他又重重地吁了口气。没有回答父亲的话，也没有理睬他哥哥向他投过来的探询的眼光。他认为他现在最好是不做声，决不能用自己的痛苦，再去增加父兄的负担。

三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在小路上走着，谁也再没有话说了，但他们父子之间，比任何时候都更靠拢，更亲密。

就在这样的沉默中，二伢子想起了他的祖父。

那是一张慈祥而又严肃的脸，满脸的皱纹，在他见到他的时

候，祖父已经从作田，改为做医生了。每回三更半夜，有人打着火把或是提着小纸灯笼，来接医生到外面去给人看急病，房门外就传来抬轿人的杂乱的脚步声、讲话声，把他从梦中闹醒。每到过年，他从私塾读书回来，总有人提只鸡，用红纸包几个蛋来恭恭敬敬地谢医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这时就涌出一股忍不住的冲动，什么时候也跟祖父这样在乡里行医，治病救人，济贫救世就好了。每当祖父在桌前翻阅医书，研究药方，他便走过去，带着羡慕的眼光望着祖父，这时祖父微笑地回过头，望着他这个唯一读书识字的孙子。他知道这个读了书的孙子，比他作田的父亲，比他作田的哥哥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，心里充满慈爱地抚摸着他的头，轻轻喊了声：

“懋恂！你回来了！”

“嗯——”他懂事地朝祖父行了一个鞠躬礼。

祖父神情非常好，满面笑容，停了半天忽然问：

“你知道为什么取名叫懋恂的吗？”

这话祖父已经问过他好几次了，至今祖父还这么三番五次地反复问他，他知道这是祖父对他经常的教导，也是祖父对他将来一生的希冀，便流利地回答说：

“我知道我这学名是你给我取的！”

“我为什么取的？”祖父靠近半个身子，认真地听着。

“你告诉过我啦！”他流露出几分得意地神色：“我这两个字，是你老翻康熙字典，从中挑来的！懋字是勤勉的意思，恂字是诚信的意思。是要我继承祖先遗德！”

祖父打断他的话，情意深长地说：

“是呀，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，要有成就，要能成功，一定要勤勉，要继承先祖遗德！你不要辜负我给你取名的一番心意呵！”

“我记住了！”二伢子很虔诚地回答。也就在这么回答的时候，他暗暗许下了将来要学祖父当医生的志愿……

只是现在，他一边朝前走，一边想：他这位慈爱的祖父，已经去世不在人间了。加上他的母亲的去世，前后三年，他们经过这两次丧葬，卖田卖屋，家里只剩下五十串铜钱。这也是他马上要过继到伯娣家去的一个更直接原因。由于没有人半夜三更再来请医生看病，屋里黑得格外清静。祖父的去世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投下了阴影，他将来还能不能当上祖父那样的医生，他也有些动摇了。

不过，刚才父亲提起的，“过继”到那边之后，还可以继续读书的话，又勾起了他一线希望。

“过继”的未来的那个家，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听说伯祖父病故之后，只剩下一个半身瘫痪的六十一岁的伯祖母。家里却有三十石谷的水田可以收租子，和几间茅屋的财产，由他去继承、管理。“十三岁的伢子能挑得起这付重担子？”“嗨——，老伯娣，他人身子瘫痪了，头脑可精明啦。她只是找你们懋恂去撑个门面。事事她会安排得妥贴入式——”这些话是从他父亲和别人议论时听来的，可他这位瘫了的伯娣到底是不是精明，他不知道。

未来的生活是这样的不可知和不可测。自然，更增加了他对现有生活的眷恋，他是这样地不愿意离开他的父亲和哥哥！

“喂——！徐懋恂——！”这时前面的岔路上，从几里路远的高冲村，过来了一位一起读私塾的同学，比他小一岁，名叫唐贻承，在对着他喊：“今天你不去读书吗？”

“我家里有事！我……”他看见了这位和他十分要好的同窗好友，本来想把心思告诉他，他们两个人自从认识以后，加上唐贻承的父亲是本地远近有名的喉科医生，两家平日就有交往，长辈的来往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，互相之间无话不说。只是他看了他的父亲一眼，便又把话咽了下去。改口说：“我走亲戚去——”便再也没有看他这位同学一眼，一个人快步走开了。很明显，他这种不愿增加父亲痛苦的决心，和他对自己感情的克制力，使他增加了